

悦读

曾国藩教子读书法

聂鑫森

在《曾国藩全集·家书》中,有《谕纪泽》一信。曾纪泽(1839—1890)为曾国藩的长子,是晚清一位著名的爱国外交家。这封信写于1858年农历八月,曾纪泽年方十九。曾国藩称:“读书之法,看、读、写、作,每日四者不可缺一。”接着将这四字,以实例为之解说。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也。”看书,指的是眼观心记而不出声。

“读者,如《四书》《诗经》《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这些书,“非高声朗诵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曾国藩之所以要把看书和读书区别开来,他认为两种方法各有所长,都不能偏废。他生动地予以阐述:看书如同外出经商,可获利数倍;读书酷似居家守业,不随意浪费钱财。又像率军作战,看书是攻城略地,扩增占领的空间;读书有如挖壕沟砌堡垒,以便坚守不弃。

“写”,主要是说写好字,“切不可间断一日”。

“作”,是指勤动笔作诗作文,且必须“二三十岁立定规模”。并强调各种文体都应熟悉,“数者不可不一讲求,一一试为之。”

因曾国藩自感“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用”(《曾国藩全集·家书》),所以他特别交代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多读有关科技方面的书籍。曾纪泽不但自学英语,并达到可读、可听、可说、可译的程度;而且对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学科,苦下气力研读,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

曾纪鸿八岁时,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曾纪鸿长大后,在攻读学业的同时,对算数之学兴趣盎然。他研读了当时的中外科学家合作翻译的《化学鉴原》《物体通热改易说》《汽车发轫》《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决疑数学》等书,并有机会向他们当面请教。曾昭棉在所著《曾采毓(即曾纪鸿)年谱》中,记载同治七年(1868年),与其兄住在两江总督署,父亲曾国藩严督他们在读中国书籍的同时,要求他们“写《律吕表》,命公代算”。曾纪鸿在数学上很有天才,1872年完成了他第一部学术著作《对数详解》;1874年,又写出《圆率考真图解》一书。当时国际上圆周率的演算最高水平,是小数点后四十位数,而曾纪鸿的演算可达一百多位数,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予以肯定。此外,曾纪鸿与他人合撰的学术著作有《象布演算》,自撰的还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等书。可惜他因操劳过度,又患有咯血症,于1881年病逝,享年仅三十四岁。

近读《曾纪泽集》,此中收有他的诗歌作品。而且不少诗后,附录了曾国藩的简短点评,可见他对儿子的作品是认真读过的。如《寄李眉生徐州》,为七律二首,前一首“批云:欢愉向佳。”后一首“批云:有词采。”在《题张铸庵侯树萱科竹图小像》诗后,“批云:尚无俗句,然题图诗总宜少作。”这些点评,有表扬也有批评,而且皆内行语。

曾国藩的教子读书之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经典流传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那些名著的深刻结尾

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活着》余华
他依稀听见一支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他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颈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们飞奔而来。

——《平凡的世界》路遥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默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呼兰河传》萧红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三国演义》罗贯中
其时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栖鸟鸦啊啊而鸣,郭襄再也忍耐不住,泪珠夺眶而出。正是:“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神雕侠侣》金庸
羊皮纸手稿所记载的一切将永远不会重现,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
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局外人》阿尔贝·加缪
但这已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开端,这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如何逐渐获得新生……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飘》玛格丽特·米切尔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我们仨》杨绛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直至回到往昔岁月。

——《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
遮住我们眼睛的光亮,对我们无异于黑暗。唯有我们清醒的时候,天才会破晓。日出未必意味着光明。太阳也无非一颗晨星而已。

——《瓦尔登湖》亨利·戴维·梭罗
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这四个字里:“等待”和“希望”。

——《基督山伯爵》大仲马

(来源:央视新闻)



杂谈

不畏浮云遮望眼

晏建怀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十一世纪的一个大事件,曾给予社会神经和官僚系统很大的震动,支持者不少,反对者亦多,一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反对他,不惜自甘贬谪,挂冠而去。然而,不论人们用什么眼光看待王安石和他的变法,都不能不喜欢他的诗歌,即使反对变法的人也一样,像司马光,政治上与他誓不两立,当初王安石作《明妃曲》,司马光与之。他的诗以思理见胜,技法精湛,自成一派,谓“王荆公体”。杨万里《读诗》诗云:“船中活计只诗书,司马光之。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把他的诗歌当范本学习。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从小聪颖,《宋史·王安石传》说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年轻时,他因诗文好得到了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延誉。庆历二年(1042),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授校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治所扬州)。庆历五年,任满赴京述职,官制规定,官员任满可以献上自己的文章求试馆职,独王安石屡屡放弃。原因是他希望继续扎根基层,积累经验。

庆历六年,王安石知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后迁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职,直到嘉祐三年(1058),宋仁宗调任他为度支判官,他才入京就试。从二十二岁到三十八岁,他在基层整整干了十六年,而且都是主动要求的。他务实肯干,比如带领百姓修堤筑堰,兴修水利,完善交通等。他用新方法进行基层治理,比如春荒时在自愿原则下“贷谷与民”,秋收后加息偿还,解决百姓青黄不接的难题,使他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

他之所以扎根基层,注重实践,因为有着远大的理想,不单单是出将入相,而在富国强民。他的《登飞来峰》一诗便是这种理想的表达,诗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不过,理想再远大,都要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所以那么多年,无论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回京,宰相文彦博越级提拔,还是仁宗“召试”,他都拒绝了。他像医生坐诊一样,要把基层的情况摸透,把病症摸准,解剖足够的麻雀,为将来对积贫积弱的天下操刀积累经验。

王安石懂得基层,同情百姓,曾作《郊行》曰:“采桑蚕尽绿阴稀,芦笋蚕成密茧肥。聊向村家问风俗,如何苦尚尚凶饥?”此诗与《兼并》:“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促织》:“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絢丝”等句异曲同工。

十六年深入基层,上述外,他还曾作《省兵》《收盐》《感事》《发粟》诸诗,对冗兵耗财、战斗力低下、食盐专卖弊端、土地兼并、豪强盘剥等问题做出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改革良法。“熙宁变法”中,他非常重视基层百姓的意见,曾向宋神宗建议说:“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具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著为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四)这是非常科学的执政方法。御史刘挚曾弹劾他说:“其(王安石)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宋史·刘挚传》)更证明了他方法的超前性,堪称擅长基层治理的一代能臣。

他的才华无时无刻不是体现在政治上,倾注在国富民强的理想上。人们耳熟能详的写景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有人说是在写“愁”,这哪里是写愁啊,明明是写希望,这片改革春风所带来的“绿”,洋溢着勃勃生机,展现出希望的田野,也预示着田野的希望。



影评

人生无法重来

——《奇遇》观影感

殷运良

如今,很多影视作品热衷于“重生”“穿越”题材,而《奇遇》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审视人生的窗口。影片通过主人公奇遇重返十八岁的奇幻经历,探讨了一个永恒的问题:如果人生能重来,我们真的能得到理想中的幸福吗?

重返青春的设定有双重意思。表面上是一个中年人对自己青春的追忆,深层里则是对时间本质的思考。导演让四十岁的灵魂进入十八岁的身体,这一巧妙安排,揭示了“重来”这一愿望本身的矛盾。那些在重返青春后,遇奇身上表现出的阳光、积极、成熟和稳重,并非来自时光倒流,而是岁月积累的自然结果。这种时空错位带来的不是理想中的完美重生,反而造成了新的困境——比赛场上的失败,更恰当地展现了经验与年龄错位带来的荒诞。

影片对亲子关系刻画很深刻。遇奇既是父亲禁令的受害者,又成了新禁令的制定者,这种双重身份引发了对教育本质的反思。当他在不同空间中,同时扮演“被束缚的儿子”和“束缚儿子的父亲”时,现代家庭中常见的代际矛盾被直白地呈现出来。那些琐碎的叙事巧妙地表明:那些想通过“重来”避开的错误,往往会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

铁锅地店舖的变迁堪称现代寓言的绝妙例子。从厚街到薄街,从“有温度的旧店”到“冰冷的新店”,这一过程暗示着发展中的得与失。父亲那间“老店”虽小,但那是家;新店虽大,但它少点温度”的感叹,说出了物质进步与精神失落之间的永恒矛盾。影片在这里展现的深刻之处在于:所谓“更好的选择”,常常只是用新的问题代替了旧的问题。

《奇遇》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它对“时间不可逆性”的解释,通过打破“重来”的幻想,肯定了有限性对生命意义的构建作用。那些被看作遗憾的“未选择的路”,恰恰构成了存在的独特性。就像遇奇最终明白的: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修正过去,而在于在时光的轨道上,把每个“此刻”都活成不可复制的版本。

这部影片带给观众的,不是对“如果重来”的廉价安慰,而是面对现实的勇气。在快餐文化盛行的当下,《奇遇》以艺术的智慧提醒我们:真正珍贵的人生,恰恰在于它无法重来。每一个不能撤销的选择,每一段不能复制的经历,都是生命独特性的证明。这种对时间本质的认识,让影片超越了普通奇幻片的范畴,成为一首献给有限人生的赞歌。

读报情怀

从忠实读者到栏目作者

——《株洲日报》有你相伴一路繁花

陈朝阳

我和《株洲日报》的结缘,要从上世纪90年代初说起。1991年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家乡一个村小学任教,那时没有电脑、手机和网络,又由于学校地处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下,信息闭塞,了解外界资讯的途径就是报纸了。

在教学之余,我天天盼望着到身穿邮政工作服,骑着草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身影。他们一到学校就照例敲响自行车铃铛,然后停好车,动作娴熟地从邮递包里取出一份早已分好类的报纸来,待学校管报纸的老师签收后,他就以一个潇洒的背影骑着自行车奔赴下一个送报地点了。

在学校订的所有报纸中,我最钟情的就是《株洲日报》了。不仅因为它是隶属于株洲市,可以了解株洲所辖县区的新闻事件,还可以阅读文艺副刊上的美文佳作。由于我学生时代就对文学痴迷沉醉,而《株洲日报》上的文学作品以其清丽的文字、质朴的风格深深吸引了我。我就像一只追逐花香的蜜蜂一般忘情地吮吸着这百花园中的甘露和蜜糖。我青春梦想因为有了这些斑斓的文字而变得多姿多彩,我人生的航向因为这美丽的邂逅而变得目标坚定、信念执着。记得那时我最崇拜聂鑫森老师的文笔,他简洁洗练的文风,不露声色的叙述下汹涌着情感的激流,常常冲击我年轻的心灵,他的作品文化意味浓郁,看得出他深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课余时间我也常练练笔,写一些短小的文章,偶尔到邮局投稿。可能是当年的文笔太过青涩,无论是构思立意还是布局谋篇都不得要领,自然而然就难入编辑老师的法眼了。虽然无数次投稿都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但我对《株洲日报》的挚爱未曾减少半分。我在欣赏他人文章的优点时常对照自己的不足,反复揣摩勤加练笔,这真的很有用。

二十多年的文学追梦终于在2017年见到了一束光。广泛的阅读和长期的练笔下,我厚积薄发,精益求精地打磨每一篇文章,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虔诚恭敬地把稿子寄出去。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终于见到自己的文字在《株洲日报》变成了铅字。那天我手握着油墨芳香的报纸一看再看,我擦擦潮湿的眼睛再三确认这不是真的,没错,这确实是我以童年经历写成的那篇《故乡的火光》。那醒目的标题仿佛在眨着眼睛对着我笑呢。多年的梦想终于被现实照进了一束光。感谢《株洲日报》给了我这么一块丰沃的土地,把我的所见所思所感传递给读者,让我的世俗心灵终于有了一块安放之地,也让我的人生价值以文字的形式得到体现。

投稿的次数多了,我对《株洲日报》的栏目设置和用稿要求做了认真的分析和梳理。以前有个栏目叫“地名记忆”,我就深入实地采访、调查和查阅资料,写成了《樟井,我永远依恋的地方》《泉塘》《攸县东乡的一颗明珠》《中洲,一座气韵生动的村庄》《消失的官田,不老的乡愁》等一系列文章,在这些地名中,我考察了地名由来,描绘了自然风光,回溯了人文历史,抒发了浓重的乡愁,这些文章都被采用了。还有个栏目的文章是回忆往事的,年代感很强,要有代入感,我写了《打禾记》《村小时光,我的如歌岁月》,跟着文字的记忆,我仿佛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有个栏目叫“三江文潮”,这个栏目的文章生活气息浓郁,发了我的《故乡》《故园之春》等文章。《株洲日报》顺应时代潮流还设立了一个栏目叫“爱廉说”,我根据自己家的家规、家训以及祖母、父母的持家之道写成了《勤俭家风伴我行》,同时也查阅史实用自己的感悟写成了《苏轼的清廉人生》《为官一时,利民一世》等文章。有时编辑老师需要符合节令的稿件,我有两次都恰逢其时,果不其然都采用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村卫生室里看到前来就诊的村民络绎不绝,而医生脸上始终如春风拂过,卫生室的墙壁上挂满了锦旗,有感而发,写了一篇三百多字的短评《村卫生室也有大医精诚》。我想到《株洲日报》上有个栏目叫“天台快评”,于是就从邮箱里发出去,很高兴这篇短文见了报。关心民生实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应该也是写作者的时代命题。

除了关注《株洲日报》,我对《株洲晚报》也钟爱有加。《株洲晚报》的“谷地美文”也刊发了我不少作品。一路走来,我真感谢日报和晚报编辑采用我文章的老教师们:郭亮老师、朱洁老师、王鸿老师、李卉老师、邹家虎老师,是你们默默付出、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私精神让我的业余生活熠熠生辉。还有定期发放稿费的矿琳娜老师,是你的贴心、暖心为写作者亮起了一盏灯,一盏信念之火熊熊燃烧的灯。

三十多年来,我和《株洲日报》的良缘不离不弃,默契相依。你是一块芳草地,让我梦想的种子在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我前行的脚步铿锵有力、踏实有痕。《株洲日报》,我从你的忠实读者成为一些栏目篇章的作者,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目睹了你的发展变化历程。你是油墨芳香里的摆渡者,遇见你便有了岁月里的惊喜,有了一路繁花!

广告接待热线 288835396